



粵語正音推廣協會《會訊》創刊號

Newslet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Proper Cantonese Pronunciation

粵語正音推廣協會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成立。協會成立的宗旨，在於：

1. 提升社會各界人士的粵語正音意識；
2. 鼓勵及協助中、小學及幼稚園成立粵語正音推廣單位；
3. 配合教育當局落實以「發音準確、吐字清晰」為語言訓練目標以及在學校推行粵語正音訓練；
4. 加強社會人士對粵語正音的認識；
5. 為社會各界人士提供粵語正音的資訊及訓練機會。

## 主席的話



粵語正音推廣協會《會訊》終於面世。

新的一年，新的開始，我們粵語正音推廣協會（下稱「協會」）也踏出了新的一步，推出自創會以來的首份《會訊》。

協會於二〇〇三年成立至今，多年來一直致力推動粵語正音運動，舉辦「粵語正音大賽」、「小學粵語正音日營」和「粵語正音親子同樂日」等各式各樣的活動，旨在推廣粵語正音文化，加強社會人士對粵語正音的認識，以及為社會各界提供粵語正音的資訊和訓練機會。協會成立九年以來，已先後在全港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成立了超過300個粵語正音推廣單位，播下粵音正讀的種子，在宣傳粵語正音方面，總算略見成效。

為加強與社會各界聯繫，建立溝通橋樑，我們決定從今年開始出版一份不定期的刊物——《會訊》。《會訊》作為協會與外界聯繫的窗口，內容包羅萬有，除了一般有關協會的發展資訊和活動花絮外，每期還有至少一篇關於粵語正音的專題文章。為創刊號撰寫文章的，正是協會的學術顧問何文匯教授。何教授多年來在香港推動粵語正音運動不遺餘力，也是這方面的權威，由他來為《會訊》創刊號撰文，可說是最合適不過。

來年一月，協會剛好成立十周年。這除了是一個值得我們熱烈慶祝的大好日子，也是一個讓我們檢討過去十年工作的大好機會。十年來我們播下的種子，不少已開花結果，有的含苞待放，也有些仍未發芽。無論成果怎樣，結果如何，協會作為粵語正音運動的倡議者和推動者，都會堅實地以向莘莘學子和社會各界推廣粵語正音為己任，秉承一貫服務社會的精神，繼續努力，推動粵語正音運動發展，期望看見遍地開花的一天。

殷巧兒

撰文：何文匯教授

\* 感謝朱國藩博士提供寶貴資料

# 雪橇

## 怎樣讀？

讀音的產生：約定俗成，習非勝是；

張冠李戴，信口開河。

這篇文章是為《粵語正音推廣協會通訊》創刊號而寫的。

廣義的粵語正音包含狹義的粵語正音和狹義的粵音正讀。古時「正音」、「正讀」的產生，一定經過多番「約定俗成」。約定俗成之後，音、讀才有正誤是非之分，然後才會產生「習非勝是」的現象。

中古官修韻書往往根據當時「約定俗成」和「習非勝是」的音、讀而定出正音正讀。這些「約定俗成」和「習非勝是」的過程往往是迂迴曲折的。「橇」字讀音的演變便是一個好例子。

前年（2010）三月冬季奧運進行期間，《星島日報》一位記者問我「雪橇」的「橇」字該怎樣讀。事緣日報接到讀者詢問，為甚麼「無綫新聞」把「雪橇」的「橇」字（粵音「囂」）讀如「脆」。記者於是問無綫電視新聞部，得到的答覆是他們參考過一些字典和粵音字彙，「橇」字都讀如「脆」。他們提及的粵音字彙其實只有兩本：

黃錫凌編著的《粵音韻彙》及朱國藩博士和我編著的《粵音正讀字彙》。記者翻檢

那兩本字彙，《粵音韻彙》給「橇」字兩個讀音：「囂」和「脆」；

《粵音正讀字彙》也給「橇」字兩個讀音：「囂」和「茁」。也就是說，（1）兩本字彙都說

「橇」可以讀如「囂」；（2）

《粵音正讀字彙》並沒說過「橇」可以讀如「脆」。事實上，「橇」字粵音

「囂」、國音「敲」已經深入人心，所以無綫新聞棄「囂」取「脆」，箇中道理，實在難以理解。不過，

「脆」這讀音卻不是毫無根據的。「囂」雖然是流行粵讀，卻竟然是因「張冠李戴」而成的。「茁」音的源頭最遠，但是要在讀古書時才用得着。

西漢司馬遷《史記·夏本紀》說夏禹治水時，「陸行

我是雪「囂」犬，還是雪「脆」犬？





乘車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橈，山行乘輦。」東漢《說文解字》不收「橈」字，但漢碑已見「橈」字。南朝劉宋裴駟《史記集解》引三國魏國孟康：「橈形如箕，適行泥上。」又引東晉徐廣：「他書或作『蕝』。」又引三國魏國如淳：「『橈』音『茅蕝』之『蕝』。」「蕝」字，《廣韻》收兩個讀音：「子悅切」和「子芮切」。前者現代粵音讀如「茁」，中入聲；後者現代粵音讀如「醉」，陰去聲。現存唐寫本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亦收兩個讀音：「子芮反」和「子悅反」，當是《廣韻》讀音所本。「蕝」字以「絕」作聲符，看來入聲當是較早的讀音。下文引南朝《玉篇》或可證明這推論。

「輦」字，《說文解字》和《廣韻》都作「輦」。《刊謬補缺切韻》亦作「輦」，讀「居玉反」，解作「禹所乘」。《廣韻》讀「居玉切」，解作「禹所乘，直輦車」。《集韻》有「輦」、「輦」兩字，都讀「拘玉切」。現代粵音讀如「菊」，陰入聲（上字辨陰陽，「拘」是陰平；下字辨平仄，「玉」是陽入。兩字合而成陰入，「拘」字的聲母不送氣。「拘」一作「枸」）。《史記集解》引徐廣：「『輦』一作『橋』，音『丘遙反』。」「丘」是「溪」聲母字，「丘遙反」的「溪」聲母弱化了，於是現代粵音讀如「囂」，陰平聲（上字辨陰陽，「丘」是陰平；下字辨平仄，「遙」是陽平。兩字合而成陰平）。「丘遙反」的普通話讀音是「敲」（ $\langle q i \bar{a} o \rangle$ ），陰平聲。裴駟：「〔『輦』字〕又音『紀錄反』。」「紀錄反」粵音「菊」，陰入聲，這讀音大抵就是「居玉切」和「拘玉切」所本。

以上各注釋的說法是，「橈」或作「蕝」，也讀如「蕝」。「輦」一作「橋」，「輦」字讀「紀錄反」，作「橋」或解作「橋」要讀「丘遙反」。換言之，粵語讀如「囂」、普通話讀如「敲」的本來不是「橈」字，而是「橋」字。

《史記·河渠書》：「陸行載車，水行載舟，泥行蹈輦，山行即橋。」《集

解》：「徐廣曰：『橋，近遙反〔按：粵音「喬」〕。一作「輦」。輦，直輦車也，音己足反〔按：粵音「菊」〕。《尸子》曰「山行乘輦」。音力追反〔按：粵音「纒」〕。又曰「行塗以楯，行險以輦，行沙以軌」。又曰「乘風車」〔按：此當是誤引〕。音去喬反〔按：粵音「囂」〕。』」唐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：「輦字亦作『輦』，同音昌芮反〔按：粵音「脆」〕。注以輦，子芮反〔按：粵音「醉」〕，又子絕反〔按：粵音「茁」〕，與蕝音同。」司馬貞是盛唐人，他所注的讀音可能是根據《漢書》顏師古注的。

東漢班固《漢書·溝洫志》說夏禹治水時，「陸行乘車，水行乘舟，泥行乘輦，山行則楫。」「楫」字不見於《說文解字》，《廣韻》讀「居玉切」，《集韻》讀「拘玉切」，粵讀如「菊」，陰入聲。「輦」字，《說文》：「獸細毛也。」《刊謬補缺切韻》讀「此芮反」，解作「細毛」。《廣韻》讀「此芮切」和「楚稅切」，也解作「細毛」。粵語和普通話都讀「輦」如「脆」。這分明是一個假借字。唐顏師古注引魏孟康：「輦形如箕，適行泥上。」又引魏如淳：「『輦』音『茅蕝』之『蕝』，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。」然後說：「孟說是也。『輦』讀如本字。」於是產生了一個「問題讀音」：「脆」。《史記·夏本紀》用「輦」字，於是裴駟集解引文都作「輦」。《漢書·溝洫志》用「輦」字，於是顏師古注引文都作「輦」。顏師古大抵不認為「輦」與「蕝」通，於是便說：「『輦』讀如本字。」推翻了六朝的讀音。而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則更進一步，說「『輦』字亦作『輦』，同音昌芮反」。不過這「信口開河」的說法顯得有些不負責任，下文再談。

《尚書·益稷》云：「予乘四載。」偽孔傳：「所載者四，謂水乘舟，陸乘車，泥乘輦，山乘輦。」唐陸德明《釋文》：「輦，丑倫反〔按：粵音「春」〕。《漢書》作輦〔按：《漢書》作「輦」〕，如淳音蕝，以板置泥上。服虔云：「木輦，形如木箕，適行泥上。」《尸子》云：「澤〔泥〕行乘

絕。」絕音子絕反。橈，力追反。《史記》作橋，徐音丘遙反。《漢書》作榻，九足反。」孔穎達疏：「《史記·河渠書》云：『《夏書》曰：『禹湮洪水十三年，三過家不入門。陸行載車，水行載舟，泥行蹈橈（音絕），山行即橋（丘遙反）。』』徐廣曰：『橋一作輦（几玉反），輦，直輦車也。』《尸子》云：『山行乘橈，泥行乘絕（子絕反）。』《漢書·溝洫志》云：『泥行乘輦，山行則榻（居足反）。』輦行〔形〕如箕，適行泥上。如淳云：『輦謂以板置泥上，以通行路也。』《慎子》云：『為輦者，患塗之泥也。』應劭云：『榻或作橈，為人所牽引也。』如淳云：『榻謂以鐵如錐頭，長半寸，施之履下，上山，不蹉跌也。』韋昭云：『榻，木器也。如今輦牀，人輦以行也。』此經惟言『四載』，傳言所載者四，同彼《史記》之說。古書尸子、慎子之徒有此言也。輦與輦為一，橈與榻、輦為一。古篆變形，字體改易，說者不同，未知孰是。」連孔穎達也要說「未知孰是」，可見上述助行工具寫法和讀法之多了。不過，從《釋文》和孔疏可見，「輦」、「橈」、「輦」、「絕」是一物，都是助「泥行」的；「橈」、「橋」、「輦」、「榻」是一物，都是助「山行」的。孔穎達更明言「橈」音「絕」、「絕」讀「子絕反」以及「橋」讀「丘遙反」。

南朝梁顧野王《玉篇》：「『橈』，丘喬切，行泥乘者。亦作『輦』。又子絕切。」《玉篇》的原本已散佚，現存的是宋、元的增字減注本，而原本只留下殘卷。在殘卷中，凡「○○切」都寫成「○○反」。宋本才把「反」改成「切」。《玉篇》的說法看來是混淆了「橈」和「橋」、「輦」的讀音，以至「張冠李戴」，說「橈」讀「丘喬切」，又讀「子絕切」，前者借用了「橋」、「輦」的讀音。不過，「橈」的「丘喬切」平聲讀音卻被宋代官修韻書《廣韻》採用了，作「起囂切」。《刊謬補缺切韻》平聲「宵」韻有「橈」字，從「手」，讀「去遙反」，可見《廣韻》的「起囂切」繼承了《切韻》的平聲讀法，亦可見隋、唐時期「橈」字便已經有「丘喬反」、「去遙反」的「正式」讀音。

《廣韻》平聲「宵」韻有「橈」字，又寫作「輦」，都讀「起囂切」。「起囂」和「丘遙」、「丘喬」、「去遙」都讀陰平聲，粵音「囂」（「囂」讀「虛嬌切」，和「橈」的聲母本來並不一樣）；普通話則讀如「敲」。《廣韻》甚至連「橈」字見於《玉篇》的「子絕切」這入聲讀法也不收。《刊謬補缺切韻》的「橈」字，在「去遙反」後有「子銳反」和「綿絕反」兩個「又讀」（原文：「又子銳、綿絕二反。」）。「綿」字肯定是錯字。不過，同書去聲「祭」韻「子芮反」下並沒有「橈」字，入聲「辭」韻也沒有「橈」字。因為「橈」字在《廣韻》沒有去聲和入聲讀法，所以近代有學者認為那兩個「又讀」是王仁昫加上去的。

《廣韻》去聲「祭」韻「此芮切」和「楚稅切」下有「輦」字，解作「細毛」。又有「輦」字，解作「重搗」（「搗」一作「搗」。《集韻》不收「輦」字，而「千短」、「此芮」、「充芮」和「初芮」四切下有「輦」字，並引《說文》云「數祭也」，又釋作「重祭也」。於是近代有學者認為「輦」是「輦」之誤，而「搗」當為「禱」，「重禱」即「數祭」。按《集韻》有「輦」字，讀「充芮切」，釋作「穀再舂」，其義近乎「重搗」，可備一說），都和「橈」字無關。「此芮」和「楚稅」兩切，粵語都讀如「脆」。普通話前者可讀如「脆」，屬舌尖前音；後者可讀如「吹」的去聲，屬舌尖後音。《漢書·丙吉傳》：「數奏甘輦食物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奏，進也。輦讀與脆同。」可見顏師古讀「輦」如「脆」。

但是，如果「輦」作「泥行工具」解，是否也要讀如「脆」呢？顏師古並沒有解釋，只說「『輦』讀如本字」便算。而且他是在引述如淳所云「『輦』音『絕』」之後才說「輦」應該讀如本字的。顏師古沒有注《史記》，所以「橈」怎樣讀他不用理會。觀乎「午」、「杵」不同音，「古」、「枯」不同音，我們絕不能肯定「輦」、「橈」的古音相同。如果「橈」自古便音「絕」，即與「輦」有



着不同聲母和韻母。我們也不能肯定顏師古是否同意「橇」可以讀「丘喬反」，因為他沒提及《玉篇》的讀音。至於司馬貞說「毳」和「橇」同音昌芮反，當然也是「信口開河」了。

在《廣韻》，「起囂切」是「橇」字的唯一官定讀音，所以這讀音的影響力特別大。普通話讀「橇」如「敲」，粵語讀「橇」如「囂」，都源於《廣韻》的「起囂切」。

成書較《廣韻》稍晚的《集韻》收字較《廣韻》多二萬餘，收音則傾向兼收並蓄。解作「細毛」的「毳」字有三個讀音：「此芮切」、「充芮切」和「姝悅切」（「姝」、「春」、「昌」同聲母）。「橇」字的多個讀音都收了。計為：

(一)「丘祆切」，粵音切出陰平聲「囂」，國音切出陰平聲「敲」。解：「橇、鞦、橋，泥行所乘，或作鞦，亦從木。」

(二)「粗芮切」，粵音切出陰去聲「最」，舌面音；國音切出去聲「墜」，舌尖後音。解：「橇，禹之四載，泥行所乘，通作毳。」

(三)「充芮切」，粵音切出「吹」的陰去聲，舌面音，與「脆」同音；國音切出「吹」的去聲，舌尖後音。解：「橇，泥行所乘，通作毳。」

(四)「租悅切」，粵音切出中入聲「茁」；國音無入聲，沒法切得準確。解：「橇〔一作「撬」〕、毳，禹治水所乘，形如木箕，適行泥上。或作毳，通作莖。」

讀音有平、去和入，最受惠的是作詩的人。不過日常說話，却不能四個讀音都用。看來還是《廣韻》的「起囂切」（「丘遙」、「丘喬」、「丘祆」同）這「張冠李戴」的讀音最流行。

近世黃錫凌編《粵音韻彙》，為「橇」字收了兩個讀音：「囂」和「脆」。我們編《粵音正讀字彙》，也為「橇」字收了兩個讀音：「囂」和「茁」。「囂」是較流行的讀音，也和國音「敲」同源。「脆」和「茁」恐怕只是聊備一格而已。黃錫凌大抵想不到，幾十年後，香港竟然有人把「脆」音發揚光大。

《星島日報》記者問我：「你說了這許多，那麼你認為『雪橇』現在該怎樣讀？」我說：「普通話讀做『雪敲』，粵語讀做『雪囂』。」

想知道更多，可以登入《明報通識網》（網址：<http://life.mingpao.com>）的「語文區」，觀看由何文匯教授主持的「粵讀解碼」短片。



# 小學粵語正音日營





## 小學粵語正音日營

撰文：虞浩榮老師

粵語正音推廣協會與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（語常會）去年再度合作，聯合主辦2011年小學粵語正音日營計劃。該計劃旨在培養小學生對粵語正音的興趣和關注。參加學校62所，出席學生1671人。日營日期為2011年2月19日至4月16日，共分15場，每場學校三至五所，包括借出場地學校，每校限額30人。每場設講座、測試和比賽三部分，使學生通過靜態、動態和評估的學習經歷，對母語發音更加重視和更覺有趣，帶隊老師和「粵語正音評核專員」臨場配合主持人，協助指導學生。



首先是講座部分，主持人播放正音協會製作、語常會贊助的「學校粵語正音推廣大使計劃」教材影片，這時臺下學生都全神貫注地觀看，並隨著影片導師的引導朗讀教材內容。講者隨即指導學生複習日營第二部分的測試卷共60個詞語，藉以鞏固觀看影片的學習成果，並為測試作充分準備。學生都能認真複習，學習氣氛相當愉快。

第二部分是測試，三份試卷，每份設二十個詞語，學生按編號分批列隊，輪流朗讀評核專員指定的試題。不少學生在列隊時仍拿著試卷作最後衝刺。還在座位等候的，有些跪在地上，以椅子為桌子，埋頭苦讀，有些圍著帶隊老師，隨著老師的示範朗讀。有些老師忙著為同學拍照。

第三部分是比賽，因為時間有限，不可能安排所有學生逐個上臺作賽，惟有採抽籤方式確定參賽者，但這也不減非參賽者的參與感，因為三個回合，各抽籤兩次，除了抽選出那個回合兩個參賽者外，還抽出兩道題目，每次抽籤，都引起一陣哄動；而且上臺的同學都代表學校，六位同學分數的總和，就是學校的比賽成績，所以不少在座的學生，都為臺上的代表歡呼鼓掌，以示鼓勵。至於三回合的內容，由淺入深：第一回合朗讀詞語五個；第二回合朗讀一組句子；第三回合為繞口令，分數是前兩個回合的總和，繞口令是同學們最愛玩的，加上分數比重大，所以這回合的氣氛最為熱烈。比賽完畢，在座學生意猶未盡，主持人讓他們主動上臺表演，各校學生紛紛舉手，爭取表演權。有些表演者比參賽者的水平更高，雖然表演不打分，竟然賺取更多掌聲和歡呼聲。

比賽結果，即場公佈，馬上頒獎。測試成績要待各場日營結束，完成記錄和統計後，才以書面方式通知各校。現在統計工作已經完成，成績如下：參加者共1671人，其中取得優良證書者（17-20分）1160人，佔69.4%，取得良好證書者（12-16分）446人，佔26.7%，得參與證書者（11分或以下）65人，佔3.9%。62所學校中，獲優良證書25份或以上的有18所。按觀察，成績超卓的學校，應該在日營前曾作充分準備。當然學生的得益，不僅是測試成績，更重要和長遠的，就是他們的粵語正音意識必定大大提高，並可能為現在和未來就讀的學校作出貢獻。

為鼓勵各參賽學生，並向參加學校表達謝意，主辦機構於2011年6月18日，在寶血會思源學校舉辦了嘉許禮，向各參與同學頒贈證書，及邀請成績優異學校——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、保良局錦泰小學、香港培道小學和嘉諾撒聖瑪利學校——作示範表演。表演者字正腔圓，內容生動有趣，富有創意，贏得了陣陣激賞的掌聲和歡呼聲。

主辦者又曾邀請帶隊老師填寫意見問卷，整體意見都是很正面的。部分老師提出了一些意見，給計劃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參考資料。主辦者謹此向各參與學校致崇高謝意。



## 學界粵語正音大賽

撰文：林建華校長

為推動學校粵語正音活動的發展，粵語正音推廣協會於2004年起舉辦「學界粵語正音大賽」，現已進行了八屆，目的在增加學生對粵語正音的認識，推動校內粵語正音工作，以配合「粵語正音推廣單位」計劃（現已有323所學校參加）。活動對象以中學為單位，每所學校可派出不多於6名學生參加。初賽以筆試及聆聽測試，並選拔12間學校參加決賽。決賽則以詩歌朗誦、演講和說話故事形式決定冠、亞、季軍，其他學校將獲頒優異獎狀及書券，達到一定成績的學校將獲頒良好獎。過去八屆一直得到繼昌堂贊助活動經費，亦得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教授／專家為比賽擬題，並安排教授學者擔任初賽及決賽的評判。每屆「學界粵語正音大賽」，皆得到超過40所中學報名參加。



## 專題報道：天佑小學粵語正音的發展

撰文：李玉強博士

近年小朋友在說話時，常常出現「懶音」或咬字發音不準確的情況。有見及此，天佑小學——一間已有五十年歷史的荃灣名校，早於06-07年度便推行「全校學正音」計劃。當年，天佑小學參加了本會的「正音大使」計劃，由本會委員亦為該校校友李玉強博士義務為小四、五同學主持講座和進行一連串的評估。憑著同學的努力，加上老師在評估前的訓練，最後有多位同學獲得本會的嘉許狀甚至「粵語正音推廣大使」資格。



對於天佑小學，10-11年度是重要及豐收的一年，皆因教育局亦大力著手推廣粵語正音。該校透過配合本會的活動及政府為家長提供的語言治療工作坊，令越來越多學生改掉說「懶音」的壞習慣。據該校李靜美主任透露，現時天佑小學每月仍會舉行兩次全校學正音的活動，每次為時五分鐘，由粵語正音推廣大使擔任「老師」，讓一班比較低年級的學生亦可以學到正確的粵語發音。這個「薪火相傳」現象，正是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和粵語正音推廣者最想看到的！

出版：粵語正音推廣協會

地址：香港干諾道西122號確利達中心6字樓

電話：2891 0800

顧問：何文匯教授 招祥麒校長 虞浩榮老師

編輯：粵語正音推廣協會《會訊》編輯小組

設計：粵語正音推廣協會《會訊》設計小組